



圖一 西清續鑑（乙編）鏡匣 第二十六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寧壽續鑑鏡匣 第四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一）清朝乾隆時期將內府所藏銅器敕編《西清古鑑》、《西清續鑑》（甲、乙）、《寧壽鑑古》、「唯獨承德避暑山莊所藏青銅器未編」。（註一）《西清古鑑》成書於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二），收錄銅鏡九十三面。《寧壽鑑古》的編纂時間在乾隆四十一年至四十六年間（一七七六—一七八一），收錄銅鏡一〇一面。《西清續鑑》甲編與乙編則同時編纂，成書於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同是《西清古鑑》的續編，「只是因為所收銅器藏地不同，分成甲乙兩書而已。」（註二）《西清續鑑》甲編與乙編各收錄銅鏡一百面。

關於銅鏡鏡匣的檔案資料，在乾隆五十八年內廷造辦處活計檔如意館類目的記載中，五月十四日與九月十九日皇帝曾兩度催促加速繪製《西清續鑑》與《寧壽鑑古》二書的細緻圖樣，而且二書共七〇四八件銅器，要求至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巡幸熱河以前，計期二十三個月寫繪全竣。在《西清續鑑·甲編》的跋語中即曾指出：藏在盛京的銅器「釐為乙編」。（註四）所以臺北故宮所藏《西清續鑑（乙編）鏡匣》，原為瀋陽故宮博物院的藏品，即清朝的奉天行宮。

近人所謂「西清四鑑」或「乾隆四鑑」，似乎都不包含《寧壽續鑑》，但是臺北故宮除了有《西清續鑑（乙編）鏡匣》藏品外，也收藏了題簽為「寧壽續鑑」的鏡匣（圖二），封面與封底裱綾的紋飾與前述兩種鏡匣裱綾的紋飾皆相同。在「寧壽續鑑」第三十一冊鏡匣中收錄了一開銅鏡的目錄，頁尾有「乾隆戊午樂壽堂鑒定」數字。按：清高宗在位六十年，歸政後仍以太上皇的身

份訓政三年餘，《活計檔》所記載者是皇帝對於活計的旨意，內務府造辦處往往僅為掌握實權者服務，清高宗雖然歸政，造辦處仍舊直接為他服務，當時朝廷正式的年號已改為「嘉慶」，但是《活計檔》中仍以「乾隆」記年，而有乾隆六十一至六十三

年（一七九六—一七九八）的記載。所以目錄中的「乾隆戊午」應是嘉慶

物歸原主

《西清續鑑鏡匣》拾遺

前年（二〇一〇），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臺北故宮」）購藏了十件《西清續鑑鏡匣》（登錄號：購雜一一九九—一二〇八），每一件鏡匣作書冊形式，封面與封底皆裱雙龍戲珠團窠紋綾，封面正中黃簽上隸書題簽：「西清續鑑」四字，題簽下方顯示該匣的細目，計第十冊、第十一冊、第十六冊、第十七冊、第十九冊、第二十冊、第二十一冊、第三十冊、第三十一冊與第三十五冊。

數年前在大陸的拍賣市場中曾出現其中九件（沒有第十六冊），或許因為底價過高，並未成交。（註一）

臺北故宮購藏的《西清續鑑鏡匣》之封面與封底皆可開闔，打開鏡匣，每一冊鏡匣的摺線偏上方皆鈐一橢圓篆書朱文「乾隆御覽之寶」璽文；內頁多鑿有圓形凹槽，二至四槽不等，另第三十冊者為一四方形槽，四隅尖弧呈如意首形，每邊中段各呈一小如意首形。每一個長方匣的封面

頁隨凹槽之形皆黏飾一寫實銅鏡鏡背，封底裡則光素。每一冊鏡匣皆留下不少蟲蛀遺痕，但是絕不會蛀蝕至鏡背圖樣，甚至避繞開圖樣而蝕。

臺北故宮舊藏中有類似《西清續鑑鏡匣》的藏品，形制與這十件購藏的鏡匣相同，封面與封底裱綾的紋飾相同，但是題簽是「西清續鑑·乙編」，原為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的藏品，在民國初期則為設於北平紫禁城武英殿的古物陳列所藏品。

古瘦嶙峋三萬六千壽暉好七十有二個
瑄昭華閣古還依鏡仁壽金鑑千秋表瑞符仙雲
蔭清風奏
董浩恭書



嵇若昕

鏡緊置於鏡形凹槽內，以黃綾包覆的軟墊（錦托）襯托，錦托常與銅鏡同形，再實以圓形木托為蓋。（註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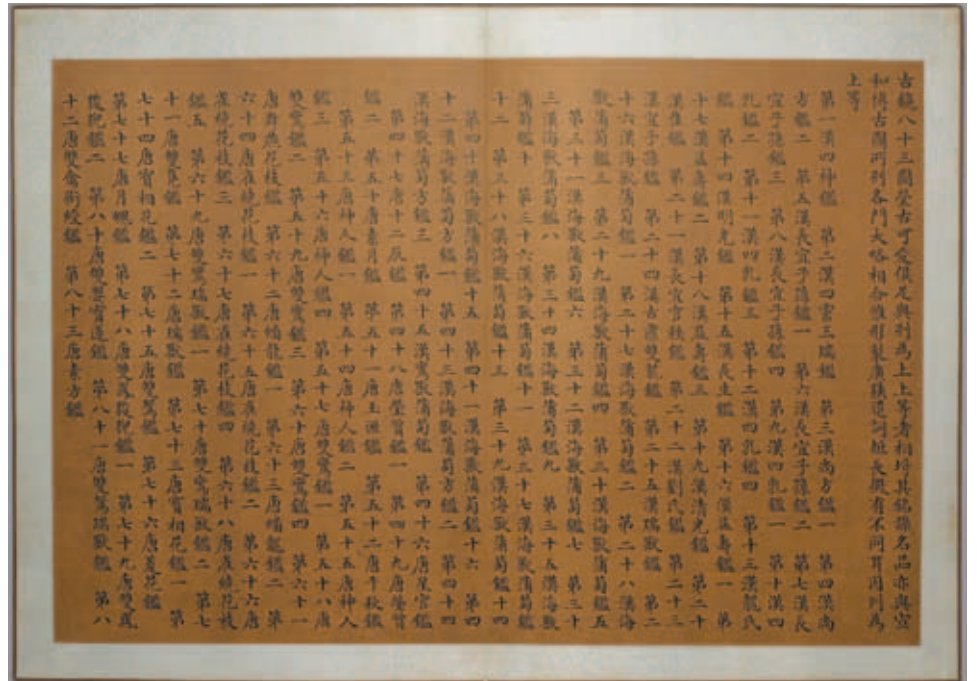
圖四 a.西清續鑑鏡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西清續鑑鏡匣》右頁之封面裡兩張褐色簽子，分別書〈漢 海獸蒲萄方鑑三〉（實為〈唐 海獸蒲萄方鑑〉）與〈漢 鸞獸蒲萄鑑〉銅鏡品名，以及兩張鏡背彩圖；左頁鏡孔上方兩張褐色簽子分別標示銅鏡尺寸、鏡背紋飾與無銘文等。
b.寧壽續鑑鏡匣 第四冊 內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右頁之封面裡真描繪〈漢 益壽鏡〉與〈漢 十二辰鏡〉鏡背，圖樣上方褐色簽子上標示其尺寸、鏡銘字數、鏡背紋飾等，左頁褐色簽子上書銅鏡品名。

（圖五、圖六）
若將臺北故宮購藏的十件〈西清續鑑（甲編）鏡匣〉，與舊藏的〈西

清續鑑（乙編）鏡匣〉或〈寧壽續鑑鏡匣〉比較，不僅裱綾相同，題簽形式相同，形制亦同。翻開封面，封面

三年。

除此之外，清內廷造辦處活計檔嘉慶二年（一七九七）〈匣裱作〉二月初七日載錄：內廷交出一百面銅鏡，太上皇「傳旨著照寧壽宮現陳



圖三 西清續鑑（乙編）鏡匣 第三冊 內頁所附目錄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設寧壽鑑古式樣一樣成做。」匠役於翌年（嘉慶三年，一七九八）「四月二十日將做得寧壽續鑑一分，計六套，安在奉三無私。」鏡匣呈進後太上皇交給寧壽宮收存。這則檔案為〈寧壽續鑑鏡匣〉的成做時間提供了確實的文獻資料。

今從「寧壽續鑑古鏡」的點查號（「李」字號）可知，其原為北平故宮博物院的藏品，而且清季收貯於紫禁城寧壽宮花園第四進的符望閣，在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三月十五日下午點查至它們時，分裝在六個木箱中（點查號：李六九至李七四），「共四十八冊，並有漢鏡十六面、唐鏡六十四面」。（註五）其實在光緒年間抄錄的《符望閣陳設檔》（內頁有紅絲欄）第七十二頁即記載：「寧壽續鑑陸匣，內盛銅鏡壹百面」，至於另一本不確定朝代的清抄本《符望閣陳設》第七十二頁也有相同記載。這兩本符望閣陳設檔冊目前仍藏於北京故宮圖書館中，至於「銅鏡壹百面」則是臺北故宮的藏品。當年九一八事變後，為了「避寇」（註六）而精

選文物南遷，途中在上海點查時，收貯於「滬字第一二四〇箱」至「滬字一二四二箱」。（註七）

綜上所述，臺北故宮購藏的十件〈西清續鑑鏡匣〉，應該是〈西清續鑑（甲編）鏡匣〉。不論〈西清續鑑（乙編）鏡匣〉或〈寧壽續鑑鏡匣〉，鏡匣上下兩面均由薄木板（楠木？）製成，裱以錦綾，飾以團窠紋，內為雙龍戲珠紋飾，匣子四周以白色紙條層層黏貼，望之似相疊的書頁。除了每套鏡匣各有一冊鏡匣附有序言或目錄（圖三），通常鏡匣一翻開即見銅鏡，鏡面向上嵌放在左頁凹槽中，其徑略小於鏡面，故銅鏡不會掉出。鏡匣封面裡及其對頁皆黏貼著泛褐色簽子，以楷體字題寫著說明文字，或是銅鏡時代與鏡名，或標示銅鏡尺寸、重量，並簡單描述鏡背紋飾。鏡匣封面裡皆黏貼銅鏡鏡背圖樣，包括紋飾、銘文，即使銅繡亦忠實地描繪出來。（圖四）

翻開鏡匣封底，封底裡可見一開紙本或絹本院體花卉或山水畫，亦見人物圖繪，皆為內廷畫家作品。銅

裡也黏貼著寫實的銅鏡鏡背紋飾、銘文或銅繡之圖樣，鏡背圖樣上方與左頁凹槽上方亦黏貼著泛褐色簽子，右頁以楷體字標示銅鏡尺寸、重量，並簡單描述鏡背紋飾，左頁者以楷體字題寫著銅鏡時代與鏡名。可是翻開〈西清續鑑（甲編）鏡匣〉封底，封底裡卻只見一頁白紙，透過右頁的凹槽，則見封面裡所黏貼的銅鏡鏡背紋飾、銘文等圖樣。參酌〈西清續鑑（乙編）鏡匣〉與〈寧壽續鑑鏡匣〉的規制，〈西清續鑑鏡匣〉封底裡原應也有一冊院體畫作，可惜今已不

存，或為人揭取另裱成冊。此外，不論〈西清續鑑（乙編）鏡匣〉或〈寧壽續鑑鏡匣〉，封面裡與封面內頁間摺線上皆未曾鈐蓋璽印。（圖七）

經查當年「清室善後委員會」編輯的點查報告，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三月七日上午點查至御花園內西北位置的位育齋時，一共發現六百三十五冊的「西清續鑑」，當年以「冊」為單位，點查號為「收二二四」至「收二五〇」。（註九）（參見附表一）通常原北平故宮博物院藏品點查號是一個〈千字文〉漢字

後接一串數字，但是臺北故宮銅鏡藏品中，舊藏原紫禁城文物中，有五十七件古鏡，其點查號十分特殊，為「收二二〇至二五〇」，這批銅鏡舊名「西清續鑑古鏡」。（註十）

由於〈西清續鑑（甲編）鏡匣〉上所繪多為圓形鏡，僅一個圖為葵花式鏡，前者是銅鏡最常見的形制，後者也是唐鏡常見形制之一，但是第三十冊的四方花式鏡並不多見。紋飾方面，〈西清續鑑（甲編）鏡匣〉上所繪者多為海獸葡萄紋與博局紋（昔稱「規矩紋」），前者常見於唐代銅



圖七 西清續鑑（甲編）鏡匣 第三十冊（修復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封面。
b.右頁描繪〈唐 神人鑑〉鏡背，圖樣上方褐色簽子上標示其尺寸、鏡銘字數、鏡背紋飾等，左頁褐色簽子上書銅鏡品名。
c.右頁可見鏡背紋飾，左頁缺繪畫。



圖六 寧壽續鑑鏡匣 第四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鏡匣內頁左頁之封底裡乃〈清 嵩山畫人物〉。
b.鏡匣內所貯〈漢 益壽鏡〉之錦托與木托。
c.鏡匣內所貯〈漢 益壽鏡〉之木托另面裱〈清 嵩山畫山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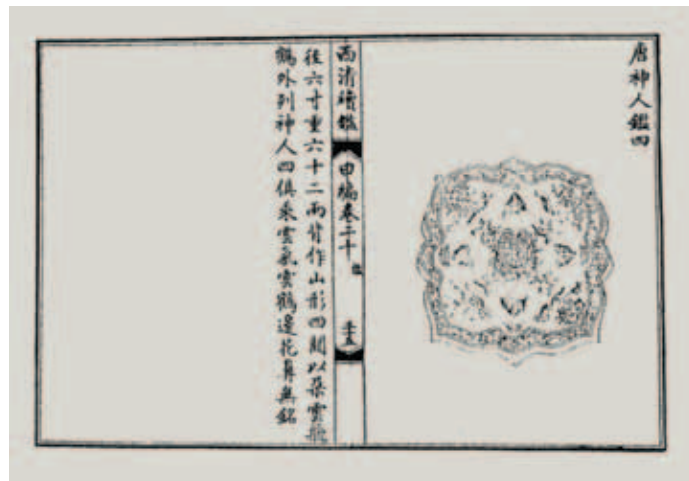


圖五 西清續鑑（乙編）鏡匣 第二十六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鏡匣內頁左頁之封底裡乃〈清 董誥畫松〉。
b.鏡匣內所貯〈唐 海獸葡萄方鏡〉之錦托與木托。
c.第二十六冊鏡匣內所貯〈唐 海獸葡萄方鏡〉之木托另面裱〈清 謝遂畫歸牧圖〉。



圖十 唐 神人鑑 包裝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 〈唐 神人鑑〉、鏡托與木托。 b. 所附鏡托。 c. 所附木托。 d. 所附木托，另面裱趙秉冲隸書書跡。



圖九 《西清續鑑·甲編》卷二十、頁二十五〈唐 神人鑑〉鏡背紋飾與描述



圖八 西清續鑑（甲編）鏡匣 第三十冊 內貯〈唐 神人鑑〉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鏡鏡背，後者輒見於漢代銅鏡鏡背，雖然在五十七件「西清續鑑（甲編）古鏡」中，可依其描繪的紋飾、鏤痕及尺寸，大致分別出是哪幾件，即使第三十一冊的〈唐 三樂鏡〉，也是唐鏡中常見的紋飾，倒是第三十冊的四方花式鏡的紋飾並不常見。無論如何，當年在位育齋點查到六百三十五冊的「西清續鑑」，應該是冊頁形式銅鏡鏡匣，內貯銅鏡的數量應也相當龐大，只是臺北故宮僅存五十七件。經過初步的比對（見「附表二」），至少其中二十件左右的銅鏡鏡匣就是去年臺北故宮徵集的十件〈西清續鑑（甲編）鏡匣〉，尤其第三十冊的四方花式鏡器形少見，紋飾也甚鮮。（圖八）翻開第三十冊鏡匣封面，即見書有銅鏡〈唐神人鑑〉鏡名「唐神人鑑四」五字的褐色簽子上黏裱於封面內頁凹槽上方，關於其描述文字的褐色簽子則黏裱於封面裡鏡背圖樣上方，曰：「徑六寸，重六十二兩，背作山形四，間以朵雲、飛鶴，外列神人四，俱乘雲氣，雲鶴邊，花鼻，無

銘。」這些文字與《西清續鑑·甲編》卷二十、頁二十五上所看載者完全相同。（圖九）

綜上所述，臺北故宮前年購藏的十冊鏡匣，其原內貯銅鏡都是臺北故宮院藏珍品，那麼銅鏡與鏡匣是在什麼狀況下分開的？

經查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在上海租借區開始重新點收南遷文物時，乃依據北平故宮博物院所編南遷清冊，參考「清室善後委員會」編輯的《故宮物品點查報告》，依據文物實質、形式、色澤、花紋編輯《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存滬文物點收清冊》（通稱「存滬清冊」），「西清續鑑古鏡」五十七件全收貯於「滬字第一二二九箱」，該箱共貯銅鏡七十件。依據當時的描述，這五十七件銅鏡「均帶木托及錦托，內一件錦托缺」，並未提到鏡匣。相較於接續的「滬字第一二四〇箱」至「滬字第一二四二箱」對於「寧壽續鑑」的記載，皆是「第X X冊」。「滬字第一二四〇箱」所貯是第三十三冊至

第四十八冊」，「共計銅鏡參拾貳方」；「滬字第一二四一箱」是第十七冊至第三十二冊，「共計銅鏡參拾肆方」；「滬字第一二四二箱」是第一冊至第十六冊，「共計銅鏡參拾肆方」；如今這一百面銅鏡與四十八冊鏡匣都是臺北故宮的珍貴藏品。

依據「存滬清冊」的載錄內容，當年文物自北平南遷至上海時，這五十七件〈西清續鑑古鏡〉應已未貯存於鏡匣中。也就是說，這十件〈西清續鑑（甲編）鏡匣〉在紫禁城文物「避寇」南遷前，或已因蛀蝕遺痕甚多、狀況不佳而分離，與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南遷文物為西遷而將「原經裝定之院字號文物七二箱中，撤除面積龐大之裝潢囊匣，騰出容量，盡以文物充實之」的原因無關。然而，民國十四年清室善後委員會點查到「西清續鑑古鏡」時，點查報告的記載是以「冊」為單位，若比照《寧壽續鑑》古鏡載錄的體例，當時「西清續鑑古鏡」應收貯在鏡匣中。雖然「寧壽續鑑」的鏡匣不乏破

人約三十年前進入臺北故宮工作後，親從資深前輩習得的藏品管理原則，即使鏡匣已蟲蛀霉傷，也一定併同收貯。因此，鏡與匣分開的時間點或許是當年準備文物南遷時，在北平選件裝箱時被分開的，至於如何流入民間，可能得再追尋。

此外，《西清續鑑·甲編》所載錄的銅鏡僅一百面，可是當年清室善後委員會出組人員所點查出的「西清續鑑」有六百三十五冊，即使一冊鏡匣裝一面銅鏡，也不只一百面銅鏡，何況常有一冊鏡匣收貯二或三面銅鏡的情形。（圖十一）因此當時究竟點查出幾件「西清續鑑古鏡」，暫難考察；南遷裝箱時未選入的「西清續鑑古鏡」究竟有多少？它們應仍留存在北京故宮的古物庫房中，該館於一九四九年之後的文物保管方式是將清宮的包裝匣囊與文物分離，文物往往依其材質或功能劃歸不同庫房貯藏，例如銅器入銅器庫，文具歸文具庫，如今不知題簽標示「西清續鑑」的鏡匣之現況如何？

作者為本院登錄保存處退休同仁

附表三 「西清續鑑·甲編古鏡」、「西清續鑑·乙編古鏡」、「寧壽續鑑古鏡」關係表

名稱	件數	原貯地	現藏者	鏡匣	備註
西清續鑑·甲編古鏡	？	北京紫禁城位育齋	臺北故宮、北京故宮	635冊，臺北故宮購藏10冊	臺北故宮藏57件
西清續鑑·乙編古鏡	100	盛京（瀋陽）奉天行宮	臺北故宮	54冊	
寧壽續鑑古鏡	100	北京紫禁城符望閣	臺北故宮	48冊	

11. 歐陽道達（著）、王碩整理，《故宮文物避寇記》，頁五一。	10. 朱仁星，《故宮銅鏡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八八），書中發表的「西清續鑑古鏡」共二十四件，即頁九八—一〇〇一件、頁一〇四—一〇六一件、頁一〇八—一〇九一件、頁一一一—一二二一件、頁一二四—一二五一件、頁一二八—一二九一件、頁一三三—一三四一件、頁一三八—一三九一件、頁一四一—一四二一件、頁一四四—一四五一件、頁一四八—一四九一件、頁一五〇—一五一一件、頁一五三—一五四一件、頁一五七—一五八一件、頁一六〇—一六一一件、頁一六四—一六五一件、頁一六八—一六九一件、頁一七二—一七三一件、頁一七六—一七七一件、頁一八〇—一八一一件、頁一八四—一八五一件、頁一八八—一八九一件、頁一九一—一九二一件、頁一九四—一九五一件、頁一九八—一九九一件、頁二〇一—二〇二一件、頁二〇五—二〇六一件、頁二〇九—二一〇一件、頁二一三—二一四一件、頁二一七—二一八一件、頁二二〇—二二一一件、頁二二四—二二五一件、頁二二八—二二九一件、頁二三二—二三三一件、頁二三六—二三七一件、頁二四〇—二四一一件、頁二四三—二四四一件、頁二四七—二四八一件、頁二五〇—二五一一件、頁二五三—二五四一件、頁二五七—二五八一件、頁二六〇—二六一一件、頁二六四—二六五一件、頁二六八—二六九一件、頁二七二—二七三一件、頁二七六—二七七一件、頁二八〇—二八一一件、頁二八四—二八五一件、頁二八八—二八九一件、頁二九一—二九二一件、頁二九五—二九六一件、頁二九九—三〇〇一件、頁三〇三—三〇四一件、頁三〇七—三〇八一件、頁三一〇—三一一件、頁三一四—三一五一件、頁三一八—三一九一件、頁三二二—三二三一件、頁三二五—三二六一件、頁三二九—三三〇一件、頁三三三—三三四一件、頁三三六—三三七一件、頁三三九—三四〇一件、頁三四三—三四四一件、頁三四七—三四八一件、頁三五〇—三五一件、頁三五三—三五四一件、頁三五七—三五八一件、頁三六〇—三六一一件、頁三六四—三六五一件、頁三六七—三六八一件、頁三七〇—三七一件、頁三七四—三七五一件、頁三七八—三七九一件、頁三八一—三八二一件、頁三八五—三八六一件、頁三八九—三九〇一件、頁三九三—三九四一件、頁三九七—三九八一件、頁四〇〇—四〇一件、頁四〇四—四〇五一件、頁四〇八—四〇九一件、頁四一一—四一二一件、頁四一五—四一六一件、頁四一八—四一九一件、頁四二二—四二三一件、頁四二五—四二六一件、頁四二九—四三〇一件、頁四三三—四三四一件、頁四三六—四三七一件、頁四四〇—四四一件、頁四四三—四四四一件、頁四四七—四四八一件、頁四五〇—四五一件、頁四五三—四五四一件、頁四五七—四五八一件、頁五六一—五六二一件、頁五六五—五六六一件、頁五六九—五七〇一件、頁五七三—五七四一件、頁五七七—五七八一件、頁五八〇—五八一一件、頁五八四—五八五一件、頁五八八—五八九一件、頁五九一—五九二一件、頁五九五—五九六一件、頁五九九—六〇〇一件、頁六〇三—六〇四一件、頁六〇七—六〇八一件、頁六一〇—六一一件、頁六一四—六一五一件、頁六一八—六一九一件、頁六二二—六二三一件、頁六二五—六二六一件、頁六二九—六三〇一件、頁六三三—六三四一件、頁六三六—六三七一件、頁六三九—六四〇一件、頁六四三—六四四一件、頁六四七—六四八一件、頁六五〇—六五一一件、頁六五三—六五四一件、頁六五七—六五八一件、頁六六〇—六六一一件、頁六六四—六六五一件、頁六六七—六六八一件、頁六七〇—六七一一件、頁六七四—六七五一件、頁六七八—六七九一件、頁六八二—六八三一件、頁六八五—六八六一件、頁六八九—六九〇一件、頁六九三—六九四一件、頁六九七—六九八一件、頁七〇〇—七〇一件、頁七〇四—七〇五一件、頁七〇八—七〇九一件、頁七一〇—七一一件、頁七一一—七一二一件、頁七一五—七一六一件、頁七一九—七二〇一件、頁七二三—七二四一件、頁七二七—七二八一件、頁七三〇—七三一一件、頁七三三—七三四一件、頁七三六—七三七一件、頁七三九—七四〇一件、頁七四三—七四四一件、頁七四七—七四八一件、頁七五〇—七五一一件、頁七五三—七五四一件、頁七五七—七五八一件、頁七六〇—七六一一件、頁七六四—七六五一件、頁七六七—七六八一件、頁七七〇—七七一一件、頁七七四—七七五一件、頁七七八—七七九一件、頁七八一—七八二一件、頁七八五—七八六一件、頁七八九—七九〇一件、頁七九三—七九四一件、頁七九七—七九八一件、頁八〇〇—八〇一件、頁八〇四—八〇五一件、頁八〇八—八〇九一件、頁八一〇—八一一件、頁八一四—八一五一件、頁八一八—八一九一件、頁八二二—八二三一件、頁八二五—八二六一件、頁八二九—八三〇一件、頁八三三—八三四一件、頁八三六—八三七一件、頁八三九—八四〇一件、頁八四三—八四四一件、頁八四七—八四八一件、頁八五〇—八五一一件、頁八五三—八五四一件、頁八五七—八五八一件、頁八六〇—八六一一件、頁八六四—八六五一件、頁八六七—八六八一件、頁八七〇—八七一一件、頁八七四—八七五一件、頁八七八—八七九一件、頁八八二—八八三一件、頁八八五—八八六一件、頁八八九—八九〇一件、頁八九三—八九四一件、頁八九七—八九八一件、頁九〇〇—九〇一件、頁九〇四—九〇五一件、頁九〇八—九〇九一件、頁九一一—九一二一件、頁九一五—九一六一件、頁九一九—九二〇一件、頁九二三—九二四一件、頁九二七—九二八一件、頁九三〇—九三一一件、頁九三三—九三四一件、頁九三六—九三七一件、頁九三九—九四〇一件、頁九四三—九四四一件、頁九四七—九四八一件、頁九五〇—九五一件、頁九五三—九五四一件、頁九五七—九五八一件、頁九六〇—九六一一件、頁九六四—九六五一件、頁九六七—九六八一件、頁九七〇—九七一一件、頁九七四—九七五一件、頁九七八—九七九一件、頁九八二—九八三一件、頁九八五—九八六一件、頁九八九—九九〇一件、頁九九三—九九四一件、頁九九七—九九八一件、頁一〇〇〇—一〇〇一件。	9.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第二輯，頁一一—一八三（下）至一一—一八四（上）。	8. 朱林澤，《西清續鑑·乙編·第十九冊》，收於馮明珠主編，《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二〇〇二年），頁一一〇。	7. 「滬字第一二四〇箱」貯「李七三」與「李七四」銅鏡三十二件，「滬字一二四一箱」貯「李七」與「李七」銅鏡二十四件，「滬字第一二四一箱」貯「李八九」與「李七〇」銅鏡三十四件。	6. 歐陽道達（著）、王碩整理，《故宮文物避寇記》（北京：紫禁城，二〇一〇）。作者親歷紫禁城文物南遷，並參與其事，全書內容乃詳述故宮文物南遷過程中，一九五〇年九月書稿完成，當時故宮博物院馬衡院長閱後卻批示：「此稿為文物播遷史料，似無印行必要，可存卷備查。」	5.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北京：線裝書局，二〇〇四），第八輯，頁八—一二三（上）與頁八—四三三。	4. 《西清續鑑·甲編》，收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一），據宣統三年（一九一）上海商務印書館石印寧壽宮寫本影印，書末〈甲編恭跋〉頁四。	3. 劉雨編纂，《乾隆四鑑綜理表》（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九），頁二。	2. 段勇，《古物陳列所的興衰及其歷史地位述評》，《故宮博物院院刊》二〇〇四年第五期（總第一一五期），頁二〇。	1. 二〇〇八年拍賣市場曾出現其中九件，但未成交。見http://pm.findart.com.cn/724490-pm.html、http://pm.congdian.com/Data/2008/pmh91538/zc4565.html/zc4565-2444.html與http://pm.congdian.com/Data/2008/pmh91526/zc4531.html/zc4531-2643.html#luyon（檢索日期：二〇一一年九月十一日）。
---------------------------------	---	---	---	---	--	--	--	-------------------------------------	---	---

註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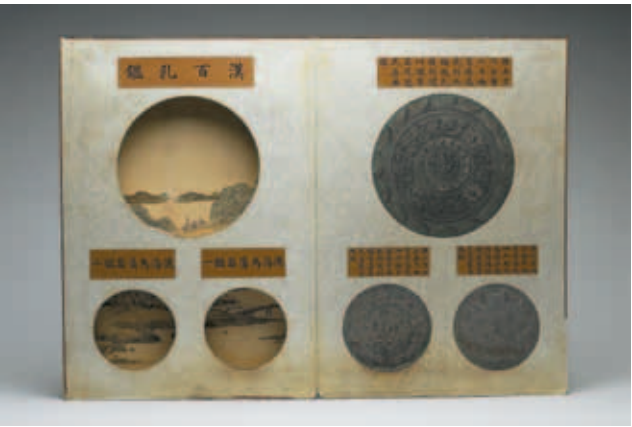
附表一 《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卷四〈位育齋〉關於「西清續鑑」的載錄

點查號	品名	件數	備註
收字二二四	西清續鑑	十七冊	
收字二二五	西清續鑑	三一冊	
收字二二六	西清續鑑	十五冊	
收字二二七	西清續鑑	三十六冊	
收字二二八	西清續鑑	三四冊	
收字二二九	西清續鑑	十四冊	
收字二三〇	西清續鑑	二一冊	
收字二三一	西清續鑑	二七冊	
收字二三二	西清續鑑	二二冊	
收字二三三	西清續鑑	十一冊	
收字二三四	西清續鑑	二六冊	
收字二三五	西清續鑑	十三冊	
收字二三六	西清續鑑	四六冊	
收字二三七	西清續鑑	十冊	
收字二三八	西清續鑑	二三冊	
收字二三九	西清續鑑	十六冊	
收字二四〇	西清續鑑	三三冊	
收字二四一	西清續鑑	三十冊	
收字二四二	西清續鑑	二八冊	
收字二四三	西清續鑑	十二冊	
收字二四四	西清續鑑	二九冊	
收字二四五	西清續鑑	十八冊	
收字二四六	西清續鑑	二四冊	
收字二四七	西清續鑑	二五冊	
收字二四八	西清續鑑	三五冊	
收字二四九	西清續鑑	十九冊	
收字二五〇	西清續鑑	二十冊	

散之例，但是文物南遷時仍然併同裝箱運送，同樣收貯在鏡匣中的「西清續鑑古鏡」卻被精選五十七件後自鏡匣中取出，連同原附錦托與木托包裝運送（圖十），其原因或與當時選擇文物裝箱的工作人員認為鏡匣嚴重蟲蛀、傷損有關。目前所知，文物南遷途中，兵馬倥傯，裝箱文物並不能經常打開，在上海租借區點收時所依據的是南遷清冊並參考點查報告。依個

附表二 國立故宮博物院購藏《西清續鑑（甲編）鏡匣》原貯銅鏡名稱

編號	冊序	銅鏡數	原簽銅鏡名稱	備註
1	第十冊	2	（上）漢清光鑑、（下）漢十二辰鑑一	鏡皆圓形
2	第十一冊	3	（上）漢十二辰鑑口（疑為「二」）、（下右）漢三公鑑、（下左）漢宜官鑑	鏡皆圓形
3	第十六冊	3	（上）漢海獸蒲萄口、（下右）漢海獸蒲萄鑑九、（下左）漢海獸蒲萄鑑十	鏡皆圓形
4	第十七冊	2	（上）漢四靈三瑞鑑二、（下）漢四靈三瑞鑑三	鏡皆圓形
5	第十九冊	4	（上）漢八乳鑑、（下右）漢八乳鑑二、（下左）漢八乳鑑口（疑為「三」）	鏡皆圓形
6	第二十冊	3	（上右）漢瑞獸鑑一、（上左）漢瑞獸鑑二、（下右）漢海獸蒲萄鑑一、（下左）漢海獸蒲萄鑑二	鏡皆圓形
7	第二十一冊	2	（上）漢四靈三瑞鑑口（疑為「二」）、（下）漢四靈三瑞鑑三	鏡皆圓形
8	第三十冊	1	唐神人鑑四	鏡為四方花式
9	第三十一冊	2	（上）唐三樂鑑、（下）唐歌薰鑑	鏡一為圓形、一為葵花式
10	第三十五冊	2	（上）漢青羊鑑、（下）漢神人鑑	鏡皆圓形



圖十一 《西清續鑑·乙編》第二冊鏡匣內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該冊鏡匣內貯三面銅鏡。